

铸就传奇

约翰·福特的生命与时光

PRINT THE LEGEND

[美] 斯科特·埃曼 著
文超伟 等译

THE LIFE AND TIME OF JOHN FORD

铸就传奇

约翰·福特的生命与时光

Print the Legend

The Life and Time of John Ford

[美] 斯科特·埃曼 著

文超伟 等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铸就传奇: 约翰·福特的生命与时光 / (美) 埃曼著;

文超伟, 翟志良, 刘友道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9

ISBN 978-7-80225-726-9

I. 铸… II. ①埃…②文…③翟…④刘… III. 福特, J—传记 IV. K837.1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3065号

Print the Legend: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Ford (Paperback)

By Scott Eyman

Copyright: © 1999 Scott Eyma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. MARTIN'S PRESS, LLC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09-6638

铸就传奇

(美) 斯科特·埃曼 著 文超伟 等译

责任编辑: 于 少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郑 岩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70×970 1/16

印 张: 38.25

字 数: 55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9月第一版 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726-9

定 价: 6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001	序言
009	第一部 从缅因州到好莱坞
029	第二部 学门手艺
094	第三部 引领风骚
231	第四部 战争年代
269	第五部 独立的危险
435	第六部 冬天的狮子
589	人名、影片名对照表

序言

这位卓尔不群的老人真算是挑对了地方。

利多岛长约八英里，宽约几百码，岛上树木郁郁葱葱，形成了威尼斯潟湖东面的边界。197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，约翰·福特来到了利多岛上具有阿拉伯风格的怡东酒店，接受威尼斯电影节授予他的荣誉奖。

他已经七十七岁了，身体很虚弱，但是总让人觉得他可不是好惹的。出了机场，登上一艘小游艇后，他被服务员的一个问题惹恼了。“先生，风浪是不是有点儿大？”服务员问道。“对一个海军少将说这种话真是太可笑了。”他嚷回去。

有个评论家等在他宾馆的房门前，依约来采访他的。约翰此行由女儿芭芭拉·福特陪同，以便能好好地照顾他。芭芭拉抱歉地告诉评论家，采访可能得取消了，因为父亲忽然觉得肚子不舒服。但是福特从卫生间喊道：“进来吧，两摊烂事我能一次解决。”

评论家一会儿就被打发走了，接着来了两个英国电影学会的访客，想跟他聊聊明年福特电影专场的事情。福特这会儿已经不想再说话了，但是芭芭拉说她去“问问爸爸”。不一会儿，她回来了：“爸爸说可以给你们三分钟。”

福特躺在床上，精神看来还不错。肯·乌拉斯钦，英国电影学会的会长，告诉福特说他们正在找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短片。福特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，他问乌拉斯钦：“你家是哪儿的？”

“内布拉斯加。”

“我能听懂你说话。你呢？”他又转头问另一位来客约翰·吉勒特。

“伦敦。”

“你说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。”

与福特相处就是这样，你总是要处于被动，而你对他这种粗野、冷漠的性格的反应决定了你能待多久。吉勒特很快地盘算了一下，知道不能就此放弃。

“既然如此，”他说，“那我再靠近一点儿。”

“今晚都有什么活动？”

吉勒特告诉他，将会给几位艺术家授予“电影艺术大师”的称号。

“都有谁呀？”

“马塞尔·卡尔内。”

“没听说过。”

“伯格曼（Bergman）。”

“英格丽·褒曼（Ingrid Bergman）？”

“不，是英格玛·伯格曼（Ingmar Bergman）。”

“他呀，他最欣赏我了……”

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远远超过了原定的三分钟。最后，乌拉斯钦和吉勒特起身告辞，约翰·福特则要去参加颁奖仪式了。

这年电影节的闭幕式上放了两部电影，其中一部是彼得·博格丹诺维奇导演的纪录片《约翰·福特执导》，记录了福特1917年首次涉足导演行业以来的职业生涯。影片由奥逊·威尔斯担任旁白，选取了福特一百三十多部电影中二十六部的片段，以及约翰·韦恩、亨利·方达、詹姆斯·斯图尔特等人的专访，有时还有福特本人简短的评论。

这部纪录片真实地展现了福特职业生涯的丰硕成就，以及他令人眼花缭乱的广泛题材。第一部西部史诗《铁骑》，表现对受压迫者深切同情的《愤怒的葡萄》，宿命论的《菲律宾浴血战》，描述浪漫田园风光的《沉默的人》，《搜索者》通过伊桑·爱德华兹表现出对人类野蛮习性的憎恶，《双虎屠龙》却表现出绝望的顺从，《青山翠谷》中到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，《侠骨柔情》中却是一种简洁、凝重的风格——犹如一幅电影卷轴，渐次呈现出美国的人性观，影响了整个世界。

该片还展现了福特古怪的性格。他曾获得过四次奥斯卡奖，其他导演望尘莫及，但是他从不严肃地讨论电影，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的作品。他还善于伪

装，让人觉得他是个脾气暴躁、头脑简单的工作狂，却总能鬼使神差地创作出伟大的作品，甚至有人相信他八十年来都在走大运。

9月5日晚，《约翰·福特执导》在利多电影宫放映。放映结束后，大家都到总督府去参加颁奖典礼。圣马可广场鼓号齐鸣，彩带在威尼斯轻柔的夜风中飘扬。福特身穿缀满勋章的无尾礼服，坐着轮椅进入现场。午夜的钟声敲响，回荡在夜空，福特老人慢慢站起身，让人在礼服上又缀上一枚荣誉奖章。

约翰·福特还是保持了一贯的低调，在观众起身为他欢呼时，他轻轻抹去了眼角的泪水。

“同福特合作，你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，每个人都会给你讲他的神奇故事，”编剧温斯顿·米勒回忆说。有个故事很有名：有一次，制片人对福特说拍摄没能跟上进度，落后了五页剧本。福特拿过剧本扯下了五页，递给这位沮丧的制片人：“现在我们跟上进度了。”

还有个故事，没有上面那个流传广，但内容大致相似。有个制片人认为福特拍摄时漏了一个镜头角度，不顾别人的阻拦到拍摄现场找到了福特，告诉福特样片拍得非常棒，只是漏了一个镜头，问他能不能补拍一下。

“你真的觉得需要补拍吗？”福特问。制片人说是。福特从椅子上站起身：“那你自己拍吧。”然后他径直离开拍摄现场，上了他的游船。

“没有人不知道这些故事，”温斯顿·米勒说，“并且每个人都相信这些故事绝对属实。”

如果福特这些故事并非件件属实，那是因为许多故事都是他自己散播出去的。他喜欢编故事，而故事是真真假并不重要。他会编个弥天大谎告诉别人，自己则一脸正经。他会告诉别人他父亲参加了美国内战，但其实他父亲来美国时，内战在阿波马托克斯已经结束七年了。

有时他会承认，刚来好莱坞时曾演过一些角色，但有时又会矢口否认：“我不承认。我只是替我哥哥演出罢了。”他曾多次声称在亚利桑那州做过牛仔，这不禁让人怀疑他的骑术为什么那么糟糕。

他会告诉别人：“我出生在爱尔兰的一个小酒馆。”然后这个在缅因州出生

长大的导演就开始大谈酒馆生活的美妙。

“他瞎编了不少故事，”罗伯特·帕里什说。帕里什曾做过福特的演员和编剧，并且在二战期间是福特摄影小组的一员。“其实，他说谎并不是有所企图。他是我见过的人中最神秘的。他有时候健谈、友好，但过一会儿却可能张口就骂。他身上没有固定的规则。他这人有点儿靠不住，说一套做一套。”

福特纯粹是为了说谎而说谎——为了逗别人高兴，当然主要还是逗自己高兴。他会顺便跟别人提起他认识怀亚特·厄普，这话一点儿没错；但他也会说，厄普给他讲了发生在墓碑镇的枪战，《侠骨柔情》中的情节“完全跟实际情况一样”，这就完全是瞎编了。他对编剧乔尔·塞尔说，他曾和潘丘·维拉一起骑马，很随意就把拉乌尔·沃尔什导演的一段冒险经历据为己有了。（事实上，沃尔什也只是1914年在维拉的外景地进行了拍摄。）

福特编了这么多故事，主要是想给人留下一种印象：自己是个粗野的贫穷农民的儿子。他总是不断地释放烟雾掩饰自我，这也是福特性格的一部分。

讲讲这种异想天开的故事，也不能算是很严重的性格缺陷，因为福特的职业本身就是讲故事。他的话偶尔也会有属实的情况，但并不能掩盖其欺骗的目的。他生长在罗斯福时代，对从事电影行业、和演员打交道的人来说，自强不息和冒险精神是最重要的品质。福特努力想实现自己设定的传奇生活。

约翰·福特喜欢摆出一副粗鲁的样子，但是他的电影表明，他其实非常多愁善感。他无情地考验别人，考验他们的能力、性情、胆量，最重要的是考验他们是否忠诚，而考验的方法就是大肆辱骂。如果有人被嘲讽辱骂后还能忠心耿耿，福特从此就会以诚相待。如果做不到这样，或者福特觉得没有做到，就会永远被他拒之门外。对福特感情用事没什么用处；他虽然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但经常会伤害别人。

至少从表面看来，他从不会对任何人过于依赖。

怎样用别人的钱来拍摄自己喜欢的电影，这是好莱坞导演最大的难题。约瑟夫·冯·斯登堡、奥逊·威尔斯等导演早就发现，像艺术家那样拍电影绝对行不通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勤劳的工人，只不过从事的刚好是电

影行业。

福特完全做到了这些，并且还有独到之处——主要是让人害怕。他做事迅捷高效，性格叛逆、刻薄、暴躁，却又不失诙谐。有了福特，什么事情都会占据优势。人们很快就开始传说，福特能够按时拍完任何电影，并且不会超过预算，但是要按他的风格来拍。有人传说他脾气暴躁，从他常说的一句话就能看出来：“剧本给我，其他事就别管了。”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：有时他会喝得烂醉。

别的导演，包括一些优秀的导演，都会按剧本拍摄，都要依靠演员和台词。但是，约翰·福特给人的印象是，他会跳过这一切单纯去拍摄故事，这也是叙事影片的本质所在。

“在好莱坞，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受到这种尊敬，”罗伯特·帕里什说，“威廉·惠勒能拍出很棒的场景，但是要用法国的胶片。福特的拍摄量很少，经常都是一个画面只拍一次。演职人员和他长期合作，福特抬手、摇头或是点烟，他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他们是一个团队，就好像已经巡演了三年的剧团，配合默契。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。”

约翰·福特颠覆了电影传统，有种农家所熟悉的轻松的生活节奏。这要归功于他对别人的强烈兴趣。

“他连给他送餐的服务员的出生地和家世都很清楚，”有记者曾这样描述，“接受采访时，他会反过来采访记者……还有一两次，他甚至拦住一个过路人问路——有次他向一对急着回家的夫妇问路，有次问到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，那人伸手时福特发现他少了三根手指；还有一次，被问的人显得很疑惑，因为他也迷路了。福特每次都礼貌地鞠躬，然后再去问别人；但是，每次他的目光都会在他们脸上停留一会儿，似乎想站住跟他们在路灯下聊一会儿。”

内心深处，福特总是很怀旧，很浪漫。他天生比较守旧，因此，他能一生坚持自由主义原则很是让人吃惊。他生性害羞，但喜欢上了拍摄电影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走出自我。他很害怕别人发现他的敏感和艺术特质，就装出另外一副样子，给自己套上一层岩石般坚硬的外壳。这就是西部片导演约翰·福特，性格乖戾、早熟——一半是执拗的爱尔兰人，一半是坚强的新英格兰人，但他是个百分之百的个人主义者。

如果你告诉他你喜欢罗斯福，他会说他赞成共和党人阿尔夫·兰顿；见到

共和党人，他会说自己是坚决的新政拥护者。一次，有人问他，是不是真的给西班牙的法国军队捐了一辆坦克，他说：“没错。但是别担心，我给西班牙军队也捐了一辆。”

保守党人声称福特是他们的一员，也有人指责他歧视印第安人和黑人，但是他后期的作品中有三部关于黑人（《雷克军曹》）、印第安人（《沙伊安族人的秋天》）和女性（《七个女人》）的严肃电影。

他的目的就是不让任何人了解真正的约翰·福特。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思维过程、动机、目的或内心需求。他努力坚持着这种态度，除非喝醉时才会变得多愁善感起来。但是，演员们知道，至少在感情上，福特跟他们一样，他们知道“他哭泣的时候要比骂人的时候多”。

很难想象福特从哪儿得到了非凡的才能。他童年时期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艺术教育，青年时期也没有太大改观。那时他唯一的理想就是想当海军，但直到中年才实现了这个梦想。

但是，约翰·福特是自D.W. 格里菲斯以来最了解电影的导演，他知道怎样利用各种电影手法。他了解电影拍摄的节奏、取景、角度、灯光和布局，了解角色和现实，了解虚构故事的价值，了解人和时间。

他不喜欢的东西很多，能列出一大串来，比如做作的演员、几乎所有的制片人、大多数评论家和某些家人。像别的铁石心肠的人一样，他很了解人的心理，总是能准确察觉到别人的弱点。

因为生活中的怪毛病很多，他没有时间去理会社会上的偏见。比如，他尽管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，并且是个天主教徒，但他对同性恋并不反感。他经常用的一个服装师就是个同性恋，福特知道这一点，但是他不允许剧组的任何人取笑他，因为他知道有些人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。

福特的电影作品中，爱尔兰人的忧郁体现为一种失落感——失落的纯真、失去的爱、失去的家园和归属感。他的许多电影规模都很宏大，有些甚至可称为史诗，但无一例外都有家庭的温情和小成本电影的亲切。他当然不乏幽默感，但是很喜欢富有表现力的场面——在场景和人物塑造上都是如此。他和电影角色之间的心有灵犀让人吃惊，这是个温和的人性世界——没有不可饶恕的罪过，追求享乐也可以宽恕。

福特最深沉的时刻都与记忆和失落有关——《愤怒的葡萄》中，约德妈妈在去加利福尼亚前烧掉所有的信件和纪念品；《最后的欢呼》中，弗兰克·斯克芬顿独自回家，而胜者的游行队伍却向相反方向行进；《青年林肯》中，林肯站在安妮·劳特里奇坟前，征求她的意见；《双虎屠龙》中，哈莉·斯托达德一生都深爱着杀死利伯蒂·瓦兰斯的凶手；《搜索者》中，伊桑·爱德华兹逃离了家庭和社会。福特的视野从包容——《关山飞渡》和《侠骨柔情》的高潮部分都是如此——转向了排斥，这时候，被社会遗弃的流浪者开始以警惕的眼光来审视文明世界的喜怒哀乐。

有充分的证据表明，至少就电影来说，美国的民族感主要来自两个人：弗兰克·卡普拉和约翰·福特。而这两个人中，讲实话的是福特。

尽管卡普拉尊重普通人，他借以成名的电影却大都是一样的情节——残酷的商人天真地以为能够轻易地操控众人来对抗平民。表面看来，卡普拉很尊重后者代表的普通百姓，但他的故事告诉人们，阻碍人们幸福生活的只是卑鄙的银行家或政客，一旦除掉了这些人，整个世界就会回归到自然状态。

福特同样关注社会，但是看法更加细致成熟。美国仁爱的理想主义给了他创作的主题，他的作品也表现出他对国家内部矛盾的认识；杰弗里·奥布莱恩曾说：“上帝、母亲和祖国的每一句断言，我们有时都会表示怀疑，怀疑它们是不是骗人的鬼话。”

福特坚持认为，正直的人可能反而短命，失败才是人的自然状态，但是善行必会赢得尊敬。他刻画的人物不是引领者而是孤独者，他们最伟大的行为就是放弃。难怪在拍摄二战题材的影片《菲律宾浴血战》时，福特描述了一场美国失利的战役。福特的电影可以看做美国民族传奇的一部史诗，一部荡气回肠的历史。在福特看来，这部历史一半是怀旧的梦想，一半是艰难的现实。

尽管对美国的思想和人民持有坚定的信念，福特却从来也没有忽视社会上存在的偏执和种族主义；这些偏见有的针对爱尔兰人（《慈母颂》），有的针对流离失所的农民（《愤怒的葡萄》）、印第安人（《要塞风云》）或黑人（《雷克军曹》）。福特的电影大都是关于男人的（他1930年有部作品就叫《没有女人的男人》），但是在约翰·韦恩和莫林·奥哈拉担纲的三部曲中，他描述了成熟男女恋情中的各个阶段——一见钟情、情窦初开、步入婚姻、生儿育女、婚姻不和，直

至最终的互相疏远。

当然，还有西部片。福特的西部片既像真实的生活，又像传奇故事。他将冒险故事和粗犷的人性结合起来，甚至能让你听到树木吱吱作响的声音。福特的西部片满足了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事物的基本需求——承诺，有时还有背叛。

约翰·福特将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带入了一种新境界，把人物和场景紧紧结合起来——超越言语的画面、难以言表的内涵和深深的渴望。大多数电影都重在情节，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；而福特的电影最关心的不是剧中人物的行为，而是要表现他们的性格和品质。

任何艺术家都会把创作看得比生命更重要，但福特的创作就是生命；他把自己的经历和信念都融进电影中，并在职业生涯的中后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。

我想记录约翰·福特的生平，包括他的言论、事迹和思想。我想避免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思想上的自负——传记作者都成了公诉人，盯着艺术家们的缺点不放，其实他们自己身上的缺点也不见得就更少。

要想成为严肃的艺术家，就要有很强的自控能力，而这种品质决定了你不能成为深情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。我觉得，长篇累牍地记述艺术家每一次发脾气或喝醉酒没有任何意义，这好比说鱼浑身又冷又湿一样。

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任何瑕疵、情感单调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，他不值得我们过多关注。人本身就不是完美无缺、感情单一的动物，而约翰·福特的人情味非常浓。

《双虎屠龙》中有句台词：“当传奇成为现实，也就书写了传奇。”这也成为福特的名言。带着对福特传奇故事的敬畏，本书意在探寻约翰·马丁·芬尼的现实故事如何演变成了约翰·福特的传奇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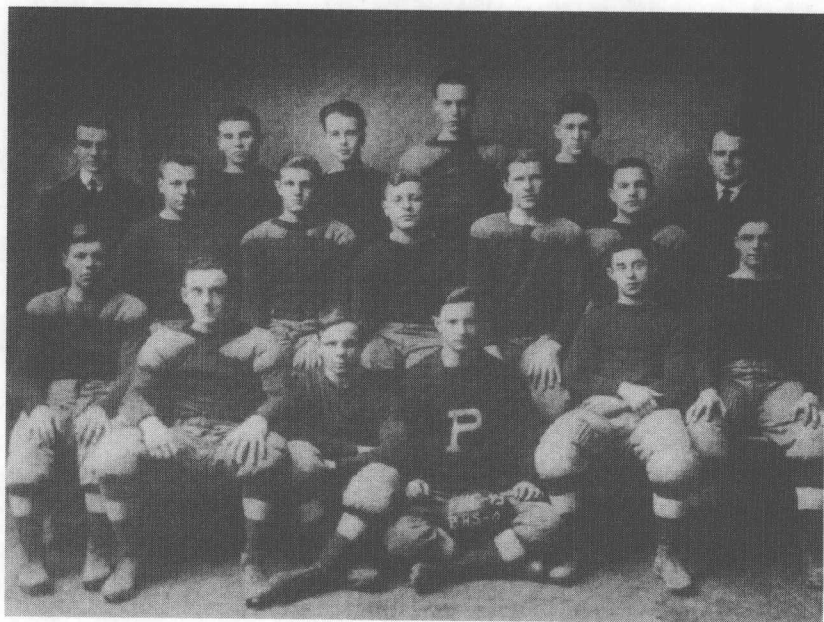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

从缅因州到好莱坞

他父亲是个捕虾的渔夫，是个很好的老人。杰克长得像父亲，不太像母亲……他操着一口浓重的爱尔兰口音。

——奥利夫·凯里

路一第



■ 年青的杰克·芬尼（后排，右二）1913年在波特兰中学橄榄球队州立锦标赛休息时的合影照。（英国电影学院：海报照片）

第一章

现在爱尔兰西部人口稀少，但是十九世纪初，这里人满为患。1846年，爱尔兰因试验种植土豆失败爆发了饥荒。当时，四分之三的土豆枯萎，爱尔兰西部面临大面积的饥荒，几年间有四百万人背井离乡去逃荒，其中就有约翰·福特的父亲约翰·芬尼。

到了1851年，爱尔兰的人口已经减少了二百四十万，其中一百一十万人死于饥饿，一百三十万人被迫移民。不管走到哪里，逃荒的爱尔兰人都不会忘记他们的传统。爱尔兰人有种独特的性格——粗鲁、保守、善饮，痛恨并且鄙视政客。爱尔兰人狡黠的性格没能阻止他们近乎自杀的习惯：贪杯无度，畅饮时还不忘载歌载舞、互相挖苦、回顾往事。爱尔兰人懂得策略谋划；他们是个民族意识强烈并勇于实践的族群。

由于历史上长期以来被别国占领，爱尔兰人只有在家中说话才有分量，他们通过舞蹈、音乐、文学和交谈来表达感情。这就形成了爱尔兰人圆滑、口是心非的性格，他们特别害怕被人欺骗。看似胜利实则失败和看似风光实则受害的概念——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查尔斯·帕内尔、作家王尔德的作品中都有表现——在爱尔兰人的性格中根深蒂固，并在约翰·福特的电影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。

1854年6月16日，约翰·芬尼生于戈尔维市，父亲叫帕特里克·芬尼，母亲叫玛丽·库兰。他从小长大的斯皮达尔是个以农耕为主的小镇，“只要有人资助找个地方谋生，不管去哪儿，（当地的）天主教徒们都会迫不及待地欣然接受”。帮助芬尼的是叔叔迈克·康奈利（也有说是叫康诺利），他十几年前就去了美国，并且在那边发展很顺利。

十八岁的芬尼体格健壮魁伟，头脑机灵，并且满腔抱负。但是在斯皮达尔，唯一的机会就是靠给别人种田谋生。他觉得别的地方也许有更多机会，比如说美国。

当时爱尔兰西部有个传统节目叫“梦醒美洲”，约翰·芬尼肯定也经历过。其实就是为即将远行的亲朋举办的道别晚会——大家饮酒作乐，随着小提琴的乐曲起舞，一直玩到凌晨，甚至直到天亮，最后再跟亲友——道别。这种告别形式表面看来热闹喜庆，却难以掩饰离别的伤感，约翰·芬尼的儿子约翰·福特最擅长表达这种复杂的情感。

1872年7月8日，约翰·芬尼来到了美国。他从皇后镇出发，乘丘纳德海运公司的轮船到达了波士顿。那一年，大约有七万两千个爱尔兰人像芬尼一样来到了美国。

芬尼在这些移民中很有代表性。他们大多都很年轻，主要是天主教徒，并且来自贫穷的农村或西部地区。他们都是些没有资金的苦力和农民，身上最多只有几英镑。但是从爱尔兰坐船到美国用不了很多钱，由于乘客多，加上许多汽轮的下等舱能坐一千人左右，航程的费用便宜得要命，从爱尔兰到美国只需要八美元七十五美分。

大部分的爱尔兰移民都去了纽约或波士顿。漫长的航程中，最主要的危险是人满为患引起的斑疹伤寒和霍乱；但是上岸以后危险并不见得就少，因为港口上会有爱尔兰骗子偷窃行李或行骗。许多爱尔兰移民懵懵懂懂地就被骗了，只能待在刚登陆的城市中租住的房子里。

约翰·芬尼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垮。波士顿找不到工作？那好，他就到别的地方去找，看什么地方有亲戚或工作好找一些。他想起了缅因州。跟他的儿子一样，约翰·芬尼总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。

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到处都在闹饥荒，美国当时的情况也是一样。大量爱尔兰人拥入美国北部城市，壮大了一些组织——像民主党、坦慕尼协会等，但也使芬尼这样的移民深受其害。不管他们住在哪儿，他们都不能像别的欧洲移民那样忘掉故土，高高兴兴地在美国定居。对爱尔兰人来说，背井离乡只是迫不

得已，他们这种矛盾的情结也影响了后代。

芬尼移民美国后，也像别的爱尔兰人一样，为一种矛盾的情感所困扰。故土的艰辛和困苦早忘得一干二净，记忆中只有它的美妙。爱尔兰一下子成了天堂，那里的人们整天都在欢庆，说的话都富含哲理、令人难忘。先人留下的爱尔兰，想象中的爱尔兰，远比令人绝望的现实更为重要。

后来，约翰·芬尼的儿子会了解并喜欢上约瑟夫·肯尼迪，支持他的政治生涯；但是一点也不喜欢肯尼迪一家的乡村俱乐部。在约翰·福特眼中，最典型的爱尔兰人就是酗酒的农民——放纵、大方、风趣、诚恳。

尽管很多人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许多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一直不能摆脱自卑感和不安全感；他们内心深处会有矛盾的情感，这导致了他们近乎自虐的行为：拼命工作、反叛、酗酒。

1875年，来美国三年后，约翰·芬尼结婚了。妻子名叫芭芭拉·库兰，亲友们都叫她艾比。芭芭拉出生于伊尼什摩尔岛的小镇基尔罗南。伊尼什摩尔是气候恶劣的阿伦群岛中的一个小岛，位于戈尔维海湾入口的一片礁石区，被礁石和海岸隔离开来。对艾比来说，同基尔罗南艰难的海岛生活相比，生活在缅因州好像天天都在过节。

从婚后第二年起，他们先后生了十一个孩子：玛丽·艾格尼丝 1876 年出生，黛拉 1878 年出生，帕特里克 1879 年出生，弗朗西斯 1881 年出生，布里奇特 1883 年出生，芭芭拉 1888 年出生，爱德华 1889 年出生，约瑟芬 1891 年出生，乔安娜 1892 年出生，约翰 1894 年出生，丹尼 1898 年出生。

后来五个孩子夭折了，最后剩下了玛丽·艾格尼丝（大家都叫她梅茵）、帕特里克、弗朗西斯、爱德华、约瑟芬和约翰。这样的婴儿死亡率比斯皮达尔好不了多少，但除此之外，美国好像很适合芬尼一家人。1880年9月11日，来美国八年后，约翰·芬尼终于成了美国公民。

约翰·福特总是说，自己出生于 1895 年 2 月 1 日，原名叫肖恩·阿洛伊修斯·奥菲尼，或者大致叫这个名字。这个谎言骗了人们九十多年。但是，根据缅因州伊丽莎白角的出生登记表，约翰·马丁·芬尼出生于 1894 年 2 月 1 日。